

雄英莽艸

著 笙 翰 陽



行刊 社版出益羣

雄 英 莽 草

生 翰 陽

• 雄 英 莽 草 •

刊
行
者
：

著 者 陽 翰 笙

發 行人 吉 少 甫

刊 行 日 期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

基 本 定 價 七 元 一 角

印 刷 者 大 華 印 刷 所

羣 益 出 版 社

上 海 (○ 區) 武 昌 路 四 七 六 號

有 版 權 : 滬 3 (4001—6000)

全劇人物

羅選青——澳留中的龍頭大哥，四十二歲。

羅大嫂——他的妻子，三十二歲。

時三妹——他的義妹，二十歲。

魏明三——二哥，四十二三歲。

吳文波——三哥，四十一二歲。

何玉庭——五哥，三十六歲。

唐彬賢——五哥，同時又是革命黨，三十八歲。

馮傑——五哥，三十歲。

駱小豪——六哥，三十歲上下。

汪六——六哥，三十歲上下。

朱老九——九哥，二十七八歲。

翁老么——十哥，二十一二歲。

王雲路——知事，四十八九歲。

李成華——團防局長，四十二三歲。

湯法儒——監生，四十三四歲。

少年甲

乙

陳二順——農民，三十幾歲。

漢留哥弟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

保路同志軍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

清兵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

囚犯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

圓丁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

人：

羅選青

羅大嫂

時三妹

何玉庭

唐彬賢

駱小豪

朱老九

少年甲乙

時：

第一幕

景：

辛亥年七月下旬。

川南高縣焦鄉場羅宅前的土坪。

焦鄉，是川滇邊交界地義山峻嶺中的一個村落，羅宅外的那座土坪，也是位在一條小山的斜坡上，坪左石梯上邊，是羅宅大門，門的兩側，圍繞着一帶短牆，坪前左右兩邊，有小路兩條通到山下的場上，坪右，有枝繁葉密根長幹粗的大黃桷樹一株，宛如一把披地撐天的魔傘一般，綠陰陰的遮去了一大半塊坪地。

坪上別無擺設，只濃陰下有供納涼時用的粗石桌一條，石凳三五。

從坪前外望，遠處羣山聳立，巨影猙獰，峯嵐之間，時有雲影出沒，變幻莫測。

是夕陽快要西下的時候。

有兩羣少年，分伏在土坪兩旁的山路上，正在準備着開火，——大「打超

爾豐」。

坪下竹號狂吹，一陣吶喊，爲頭的兩個少年，從兩旁的山路下挺身而出，少年甲乙都渾身穿戴着樹葉編紮成的盔鎧，甲左手拿着木頭削成的長鎗，右手拿着竹頭做成的虎尾鋼鞭，乙左手拿着木板做的盾牌，右手拿着竹塊削成的鬼頭大刀，兩人都雄糾糾氣昂昂的，儼然「一馬當先」的就衝出了陣頭，架着刀鎗，便打起戲腔來了。

少年甲 來將報名！

少年乙 本帥四川總督趙爾豐，你這娃娃是誰？

少年甲 老子就是盧八千歲！

少年乙 你這娃娃，咱們的主子待你們這些奴才不錯，你們不好好的在家做個一品大百姓，爲什麼竟敢領那麼多的嘍囉，起來造反！

少年甲 胡說！你們朝中那個大奸臣盛宣懷，把我們四川人辦的鐵路，出賣給了洋人，我姓盧的路見不平，才集合起天下的英雄好漢，辦起這條路同志軍

來，要把你們這批狗官，殺個一乾二淨。

少年乙 那還了得，我看你這娃娃簡直是反了，看槍！（一槍刺了過去。）

少年甲 （順手將盾牌擋住）你爺爺還怕你嗎！趙屠戶呀趙屠戶！你今天可休想活了！

少年甲乙（一來一往的在土坪上大戰起來，坪下山路上的甲乙兩羣少年，也緊跟着激起了一場惡戰。）

甲邊齊聲吶喊 殺趙爾豐呀！殺！

乙邊齊聲吶喊 殺同志大王呀！殺！

甲邊吶喊聲 活捉趙爾豐；殺死趙屠戶！

乙邊吶喊聲 活捉盧八千歲，殺死盧八千歲！

甲邊吶喊聲 衝呀！衝呀！衝過去！

乙邊吶喊聲 殺呀！殺呀！殺過去！

兩邊泥石亂飛，竹槍齊鳴，正在這惡戰方酣的時候，一塊泥巴飛來，忽然

打中了少年乙的額角，他倒退了幾步，彷彿有點支持不住。

少年乙 噢呀！老子帶花了！

少年甲 別呻喚，是英雄好漢就別唉！（轉對地下，激勵大眾）弟兄們，衝啊！按過去，按過去！

坪下乙邊的少年們似乎有點招架不住了，且戰且退的好像在曳戈而走。

少年乙 （縱身跳上石凳怒目橫戈地）好，停戰！停戰！老子們不當趙爾豐了，我們來掉換過，你們來做趙爾豐，我們來扮同志大王！

少年甲 不行！不行！你怕輸嗎！（轉對坪下，大聲指揮）弟兄們！快點衝啊！

乙邊的少年們被打垮了，他們憤罵着，似乎在向山下敗退。

少年乙 （氣得頓腳）這回不算，我們另外來過，另外來過！

這時路小豪蹦蹦跳跳的從左邊山路上跑了出來，他在漢留里行六，江湖上的人都叫他路六哥。他人很瘦削，無光的臉上，慘白得發青。他很狡黠，很機靈，喜歡貪取不義之財，因而做人也就不很正派，他穿一身半新的白紡綢短

衫褲，頭上歪戴着一頂「一把抓」的瓜皮帽，手中搖着一把洒金小紙扇。他有一種小小的絕技，就是他能很熟練的把那小紙扇在大拇指上旋轉着，在各個指頭間穿翻着，不會落下來。他人很輕飄，站在什麼地方就像不大站得穩似的，喜歡把右脚尖朝天翹起，一點一拍的，半邊身子都隨着他腳尖的點拍搖抖了起來，他從山下跑上土坪來，遠遠的嘴里就在小聲的哼着川戲：

災婆娘來怪婆娘，

全然不聽夫商量，

隔壁燉雞又燉勝，

丘娃兒還在餓饓饓，

駱小豪（瞧見少年甲乙）唉，你們這些小傢伙真得造反了麼？

少年甲 你說誰？

駱 我就說你，你看白日青光的，這個地方被你們鬧成了什麼樣子，哼！這還有王法沒有？

少年乙（從石磴上跳下來）噫！你的口氣倒真有點像趙爾豐呢！

少年甲（拿起泥塊就向略擲去）打趙爾豐！打！打！打！

少年乙（對着略一槍刺了過去）打！打！打！

略（且退且罵）滾你娘的三十三，誰是趙爾豐！誰是趙爾豐！你爺爺才是趙爾豐。

朱老九從右邊山路上走來，他一瞧見連忙側身在樹旁，帶着冷笑一聲不響的把他們望着。

少年甲 我們是同志軍，你是趙爾豐！你是趙屠戶！

少年乙 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

少年甲乙刀槍齊下，略小豪有點招架不住了。

略（大聲怒罵）住手，你們這兩個私娃子，真他媽想造反了麼？你們再不滾回去，你媽媽又要在家像和尚了！

少年甲乙（同聲）你還要罵人，打死你這個狗東西！打！打！打……

朱老九聽見駱小豪招架不住，連忙一閃身走了出來。朱在漢留中行九，江湖上的人都叫他朱九哥，他的拜兄們便叫他做老九。他是一個獵人，他樸實、忠誠、壯健、沒有什麼多的言語，他穿一身藍布短打，頭上盤着髮辮，戴着斗笠，腳下穿着草鞋，背上背了一桿前膛，腰間掛着一把大刀，手中拿着一張緊捲着的虎皮，他突然閃身而出，大家瞧見了他都大吃一驚。

朱老九（笑斥）鬆手！你們在這裏鬧些什麼！（端起槍來對少年甲乙）你們怕不怕我一槍打穿你們的腦門心？

少年甲 啊！是你喲，朱九叔。

少年乙 前個月不是聽說你打死了條老虎嗎？真麼？

朱 真的，你們看，這不就是那張老虎皮！

少年甲乙（驚喜）啊！打開來給我們看看，打開來給我們看看！

朱 別忙！別忙！過兩天我跟你們送虎骨來，快回去快回去！一會兒羅大嫂出來了，當心會請你們吃棍子！

少年甲 好，我們快點走吧！

少年乙 走！

少年甲乙蹦蹦跳跳的從土坪上走下山去。

路（餘怒未消）真他媽的倒霉！被這些小子攆得週身都是泥灰！（對朱，責怨地）你還在笑呢！你這傢伙簡直是見死不救！

朱（笑）你不害羞嗎？六哥！（折轉身想向羅宅走去）。

路 慢點，老九！

朱（停住）你還有什麼事嗎？

路 沒有什麼事，你忙什麼呢！來！坐下！坐下！我們談談，你怎麼樣？近來在山裏住得很好吧？

朱 沒有什麼好，也沒有什麼不好。

路 你今天到這兒來幹什麼呢！

朱 我來看看大哥大嫂！

駱（狡笑）不是來報告什麼消息？

朱 山裏有什麼消息呀！

駱 不是聽說……（故意頓着）

朱（急問）聽說什麼？

駱 不是聽說消息很多嗎？

朱（驚）那倒怪了，爲什麼我會沒有聽到！

駱（冷狡的笑了一笑）哼；老九！「半天雲頭吊口袋」你跟我裝什麼「瘋」呢！

朱 裝瘋！我會裝瘋！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駱（想詐問出一點線索來）我問你，這兩天可有什麼人到你山上來過？

朱（佯作不知）誰來過呀！

駱 有沒有一個女人到你山上來過？

朱（佯驚）什麼，女人？你的話扯到什麼地方去了啦！對不住，六哥！我可沒有

閒工夫來跟你瞎吹了！（折身想走）

略（狡笑）哼！老九！你以為你們幹的事兒，瞞得了我麼！

朱（生氣）我們幹過什麼事要來瞞你呀！你這個人鬼頭鬼腦我不高興跟你說！

羅大嫂從半掩半開的門邊走出來了。她有卅多歲的年紀，可是看起來，人却很年輕，也還相當漂亮，她的態度大方朗朗，却又沒有半點的下流氣。她有心機，有氣魄；愛摘人之短，露己之長，一看就瞧得出是個派頭十足的大嫂子，她眼內閃着鋒銳的光芒，臉上掛着深沉的微笑，不管是誰，只要一碰着她，她就老愛用她那對刺人的目光從頭到腳，在你身上，上上下下的打量一下，這時候你就不必對她說出你心中的隱秘，她似乎也可以立刻就看穿了你的肺腑。但她心地還是很純良，吃了她一片黃連的人，終於還是會得到她一塊冰糖來潤口的，因此，她丈夫手下的兄弟，雖說大都有點怕她，可是却沒有一個人不尊敬她，就拿她丈夫來說吧！雖然遇事總得讓他三分，不願多跟她頂撞，可是他的心裏却還是非常喜歡她，熱愛她的，這時她穿的是一身白夏布衣衫，素緞花鞋，頭上挽了一個時新的髮髻，髻上撒着一根鑲着珠玉的銀針，插着一

枝淡紅色的花朵。

羅大嫂（微笑着）是誰呀？（瞧見朱、略）啊是老六跟老九，你們在這裏吵些什

麼啦！

朱（恭敬地）大嫂！

略（想避開剛才的話頭，連忙彈拍身上的泥灰）今天真他媽倒了大霉，一身都沾得是泥灰！

嫂（笑問）怎麼啦！是誰跟我們的略六哥交過手嗎？

略（還在拍灰）交手倒談不上，不過那兩個沒有爸爸的小雜種，却跟我搗了點小麻煩。

嫂（打量了他一下）噓噓，簡直把我們略六哥的漂亮衫衫兒都弄髒了，那還了得。

略倒也算不了什麼，大嫂，換一件就成了！

嫂（順口刺他一下）是呀！你怕我們的略六哥還像從前一樣嗎！打髒了件把衣服